

文学作品及其对语言创造艺术的影响^(*)

Dr. Muhammad Ali Ibrahim Al-Sayed Al-Zayat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 Suez Canal University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文学与其他艺术种类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特征就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但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不一定是文学。一张交通规则，不是文学；一本数学题解，也不是文学。

关键词：文学；语言；语法；语音；词汇

The effect of Literary Works on Linguistic Coinage

Abstract:

The various languages of humanity are not just a symbolic system or communication tool, but it is a complete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system for the nation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worl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other types of art,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features is language, which is the main tool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uses language as a tool to reflect the ideology of social life through images. But what is expressed in language is not necessarily all literature. A traffic rule is not literature; a math problem solution is not literature.

Keywords: Literature; Language; Grammar; Phonetics; Vocabulary

الأعمال الأدبية وتأثيرها في فن الإبداع اللغوي

إن اللغات البشرية المختلفة ليست مجرد نظام رمزي أو أداة اتصال ، ولكنها نظام كامل وذا معنى وقيّم للأمم لفهم العالم وتفسيره. توجد اختلافات كثيرة بين الأدب وأنواع الفن الأخرى ، ومن أبرز سماتها اللغة ، وهي الأداة الرئيسية للأدب. يستخدم الأدب اللغة كأداة لتعكس أيديولوجية الحياة الاجتماعية من خلال الصور. لكن ما يتم التعبير عنه في اللغة ليس بالضرورة كل الأدب. إن قاعدة المرور ليست أدبا. حل مشكلة الرياضيات ليس الأدب.

كلمات مفتاحية: أدب؛ لغة؛ قواعد؛ علم الصوتيات؛ كلمات

人类各民族的语言，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体系或交际工具，而是该民族认识、阐释世界的一个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是“打开人民心灵深处的钥匙”¹。因而，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转承着不朽的文化。

语言学大师萨丕尔在 1921 年出版的《语言论》一书中对语言与种族、文化的内在联系曾有不十分确定的看法，他认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种族（或几个种族）的，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群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转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²。他又认为语言和种族、语言

和文化都没有内在联系，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可以共存在一种文化里，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语言、种族和文化不一定互相关联，实际上，种族和文化的分界线确有点和语言的分界线相应的趋势。可是，种族和文化上的区分，特别是种族上的区分，占主要地位，而语言上的区分只有次要意义。

萨丕尔早期思想就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看作一种“道”与“器”的关系，他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给语言下的定义是“人具体地怎样思想”³。从他打的着重号来看，文化是一种内容，具有本体论的性质，而语言仅仅是“术”，即方式。另一方面，他认为语言与文化的因果联系应该是一种内在形式格局的致性。语言的内容当然是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他这种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解和武断是肤浅的，简单化的。几年后（1929年），在他著述中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全新的认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由“器”上升为“道体”，他指出，语言是了解“社会现实”的向导。他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型，这一模型的纲目是在这种文化的语言中编织的。因此，要观察和了解一种文化的网络及其要义，语言符号系统是一条必要的途径。

语言的运用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民族文化中哲学、文学艺术的发展反过来又对语言中语音、语法、语汇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语言与民族性源于共同的基础，但它比民族性更清晰、更强烈，以至于民族性须由语言来传导。显然，语言的存在是民族的存在的最显著的标志，或者说，民族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语言的存在。

一般来说，语言的意义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关系较为直观，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会在语义上表现出来。但要在结构的背后探究民族文化精神的特性，都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

文学是文化的丰富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传媒；文化在历史上从来是文学生长的精神土壤，制约着作家的精神状态。两者存在相生互动的生态关系。文学与各种文化的互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反映广泛的文化内涵；二是作者的精神状态因受到自己文化视野和文化信仰的制约，从而也可能是作品对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产生消极的负面的作用；三是文化所形成的环境，既可能因其先进的趋势而使文学得益，是作者写出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水平的作品。⁴

文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指的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包括今天所谓文学、哲学、历史等一般文化形态；狭义的文学则是指今日同行的文学，即包含情感、虚构和想象等综合因素的语言艺术行为和作品，如诗、小说、散文等。⁵文学语言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语言是指一切加工规范的全民语言，包括科学技术、公文事务、文学作品等所运用的书面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仅指作家作品所用的语言，也称为文学作品的语言。

文学作品作为一类篇章使用的语言一般被称作文学语言。文学语言从整体来说是一种有别与日常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学语言区别于非文学语言之处在于语言的音位特征、语法特征及语义特征的突出程度”⁶。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相异是因为文学作品必须通过语言引起读者新奇的感受和体验，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常见到种种

使日常语言强化、稀释、颠倒等语言手段。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就在于语言通过创作艺术而变形。

文学语言要在语言的一般交际功能的基础上执行一种特殊的艺术功能或美学功能，以语言文字为物质材料和表现工具，来表达思想，刻画形象，创造意境，抒发感情，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社会生活，给读者以美感教育。除了传达一般信息之外，还要传达审美信息。文学语言的特征主要包括：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

文学语言的形象性特征，是指文学语言手段的形象化特征，即以文学语言写人、叙事、抒情所形成的可见等富有具象性、体验性的特征。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也是文学语言的首要特征⁷。文学语言的形象性特征的形成由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功能决定的；又是文学形象思维的能动体现。另，形象性是文学形象美的载体和本体的统一。文学的形象美的灵魂是艺术化的“真”。

情意性（也称抒情性），“是指以文学语言写人、叙事、状物、绘景时浸透其中的感染人、影响人的情意特征”⁸。它主要是有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功能所决定的，它的基础则是渗透在反映生活的艺术形象中的情意的“真”，以表现主体的“真”体现文学的本质和功能。从美学成因的角度上讲，文学语言的情意性最终决定于文学的审美功能；作为美学意义上的“情”除了要求艺术表现的“真”以外，还应该要求审美化的“善”，以体现客观对象的本质，符合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是作家对文学功能进一步追求的产物，是审美层次上更高层的产物。

音乐性是指文学语言手段的音乐化特征，即以文学语言写人、叙事、状物、绘景时所呈现的吸引人、打动人音乐氛围及其特征，也就是和文学一样的形象性、情意性特征融合在一起的语音形式特征。⁹文学语言反映社会生活，创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不只具有形象上的意义，也有音乐性上的意义；在一定的美学指导下，文学的节奏和韵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就是文学语言音乐性特征的体现。

丰富性是指文学语言的表达手段和表达方式方法的丰富性特征，即指作者写人、叙事、状物、绘景时所利用的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达方式方法的多样性特征。¹⁰它是由日常语言和艺术语言融合而成；从文学语言的运用来看，它既包含常规语言，又包含编译语言；文学句式、句型的丰富多彩也是文学语言丰富性的具提表现；它还表现在多种修辞方法上，叙述语言、描写语言、抒情语言和作者议论语言的相互融合以及语言表现风格、作者个人风格、流派风格、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等的多样化。文学语言的丰富性，是客观世界和主观时间的丰富性和语言手段及方式方法的丰富性相互影响的产物。

独立性是指文学语言的表达手段和方式方法的独创性特征，即指文学文本中写人、叙事、状物、绘景和议论、抒情时所呈现的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方法的独创性特征。¹¹从语言风格层面上看，文学语言的独创性，既指富有“个性”特色的是独特性，又指长于“创新”品格的新颖性。

文学写某个社会，就写人民的风俗习惯如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样、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什么情形，就可以使读者如临其境，可以看到各式各样有着喜怒哀乐的一群人，可以看到由这些人组成的正在斗争、发展的

社会。这样的人、这样的社会，就是一种具体的、个别的生活“画面”，就是文学作品里的形象。

我读《阿 Q 正传》时，觉得鲁迅把阿 Q 写活了。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在活动着、再遭遇着不幸的阿 Q 形象，并且使我们从这个阿 Q 身上想到了许许多多的阿 Q 和阿 Q 故事。还帮我们认识到旧中国劳动人民是怎样被奴役、被压迫、被杀的；也启示中国只有反抗，只有革命，只有克服精神胜利法，才能生存下去。鲁迅也许真地看见过一个阿 Q，但是，作品里的阿 Q 肯定不是那个真阿 Q 的照相，而是当时社会上许多阿 Q 的集合体。他不仅有鲜明的个性，而且有阶级、阶层的共性，有更为感人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教育意义。

同时，看到我们埃及文学中的《OM HASHEM 灯》小说时，我们可以看作者用该小说代表埃及当时（面临）的一些矛盾。一看《OM HASHEM 灯》的名字，我们就看伊斯兰教的影响（OM HASHEM 是我们穆斯林圣人的女儿，对我们穆斯林来说，她的地位很高）。该小说的主人公“ISMAIL”不仅代表埃及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而且还代表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作者用“ISMAIL”以便表现社会上的几个问题，例如：东方性与西方性的差异、保守与开放等等。小说里我们可以看作者已经选了一些词代表阿拉伯社会性（保守社会），还有一些词代表西方社会性（开放社会）。

语言不只是思想交流的系统而已。它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文学。

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每一种语言都有它鲜明的特点，所以一种文学的内在的形式限制从来不会和另一种文学完全一样。用一种语言的形势和质料形成的文学，总带着它的模子的色彩和线条。文学把语言当作媒介，可以使这媒介是分两位两层的。一是语言的潜在内容，一是某种语言的特殊构造。主要地从下面一层取得治疗的文学。如果文学在上层的活动多于下层，就不如说是不能翻译的。这两类的文学表达都可能是伟大的，也都可能是平凡的。

一种语言能给与文学以某种方向的不只是它的语言基础。它的形态特点要重要的多。一种语言能不能创造复合词，它的结构是综合的还是分析的，词在句子里的地位是相当自由的还是排成严格确定的次序的，这些都能在风格的发展上起重要作用。只要风格指的是构词和次序方面的技术问题，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语言本身赋与的，是无可逃避的，就象诗的一般音响效果是由语言的声音和自然重音赋予的。风格上的这些基本要素，艺术家几乎不会感觉到，所以不会牵制他的表达上的个性。它们不过是指出了最适合于语言习性的风格发展的途径。

语言和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十分复杂的，要想学好文学首先必须学好语言。文学作品都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表现的。那么，文学与语言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讲文学与语言的关系，分为四个问题来讲：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二、文学与词汇；三、文学与语音；四、文学与语法。

一、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¹²，因此，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最好的文学作品是用最优美的语言写成的。语言修养是文学家的起码条件。

民间有一个俗语确定了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不是蜜，但是它可以粘住一切”。因此可以肯定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没有名称的。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事实后面蕴藏着社会的意义，每种思想都包含着一种根源，这就是为什么某种思想正是这样的。文艺作品的目的是富于表情地、充分地、明确地描写事实后面所蕴藏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文艺作品必须运用明确的语言和精选的字眼。“古典作家们”正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的，就在数百年来逐渐的把这种精确的语言创造出来。

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的地位，中外古典文论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站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载体”，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有优先权。到 20 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的说法，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家园。换一句话说，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体。这种现代语言论的文学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从“人”和“文化”两个视角来证明文学语言本体论由其理论基础。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并指明人的独到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卡希尔认为人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情感语言，一种是命题语

言。情感语言表达情感，但不能指示和描述；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就以个体的人的语言发展而言，他的语言与他的感觉是一致的。既然语言是与人的感觉是同一的，那么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与人们的艺术直觉具有同一性的就更突显出来了。语言又是一种文化，从而它能够规定人们思考的不同方式，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因为人是必须用语言来思考问题的，语言不同，思考的方式自然不同，作为思考的产物的文化也就不同。以上两点可以说明，20世纪以来的语言论的文学观念，即把语言看成文学的本体是有道理的。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方面仍然要传达交往中的信息，因此语言的实用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没有一篇作品不蕴含一定的审美信息，传达信息必要把语言当成载体。就文学作品的语言可分成两类，一是描写景物、人物、事件的语言，一类是人物的对话。第一类，“描写性语言多数情况下趋向于成为被描写的语言，而来自作者的纯描写的语言也可以能是没有的”¹³，作者似乎使用语言描写对象，风花雪月如何，但他的描写性语言不知不觉中成为他的艺术直觉和艺术个性的显露。第二类，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对话是不同的；现实生活中的话语只是信息的载体，但文学作品中，人物对话也被当成了被加工的对象，经过艺术加工，人物的对话有丰富蕴含。

从上面所上述的，我们不妨说文学语言在文学中不仅是载体，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对象，文学赖以栖身的家园。

二、文学与词汇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一面聚光镜，它敏锐、深刻、集中地描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作品的语言，用词是极其广泛的。为了深刻地表现主题思想，为了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既要大量运用表达不同意义的不同的词，又要从同义词的海洋里选捞最精当、最准确的字眼儿。

同义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意义相同的词，如“诞辰——生日”，这种同义词，一般叫狭义同义词；一是意义相近的词，如“时代——时期”，这种近义同义词，一般叫广义同义词。前一种同义词，是用哪一个，意思都一样，但有好不好、准确不准确的区别。后一种同义词，该用这个，你用了那个，意思不一样，是对部队的问题。

一种语言的词汇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扩充而成的。词汇的扩充，从历史上说，各个时代都要以固有词汇为基础创造一批新词，都要从古代语言的词汇中继承一批古语词。新词、古语词、方言词、外语词共同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有些相同的事物或概念，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里各有不同的称呼，这两种不同的称呼，也是语言中的同义词。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有某种修辞作用的旧词、古语词也可以适当使用。这是有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而文学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是由生活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决定的。就这个意义来看，使用同义词，也可以说没有一个绝对的、一劳永逸的原则或标准。因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词，只要它称得起一个词，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用处。

选用什么语体的词汇，往往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体裁。在政论、科技、公文等体裁里，为了表达庄严、科学的内容，多用书面语词；在日常谈话或文艺体裁里，特别是小说、戏剧的对话部分，为了生动活泼，平易亲切，要多用口语词。

这里还要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形象思维与具体形象的问题。形象思维是文学问题，也是语言问题。形象思维是用具体形象来构思，表现为语言则是多用具体名词，少用抽象名词。《诗经》的比兴，是形象思维的实践。后来“兴”发展为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托情于景。抒情诗如果没有形象，就是最坏的抒情诗。诗的意境，也靠具体形象来表现。杜甫《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就是以丛菊和孤舟这两个景物寄托他的思乡之情。假如他简单地说：“离家两年多了，我很想家”一类的话，就味同嚼蜡了。

三、文学与语音

在《略论语言形式美》里，指出语言形式美有三种：第一是整齐的美；第二是抑扬的美；第三是回环的美。整齐的美属于语法问题，下面将要谈到，这里先谈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

诗是让人朗诵的，古人叫“吟”，因此，诗和语言的关系非常密切。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是诗歌所必须具备的语言形式美。

抑扬的美和音步有关，也和节奏有关。西洋诗以轻重音为抑扬，中国旧体诗以平仄为抑扬。平仄相间为节奏。

新诗的节奏不是和旧体诗的节奏完全绝缘的。特别是骈体文和词曲的节奏，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很多。已经有些诗人在新诗中成功地运用了平仄的节奏。

回环的美，指的就是诗韵，诗行的韵，是同韵的字(主要元音〔〕和韵尾相同)来来回回的重复，所以叫做回环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都是音乐美，诗歌和音乐是息息相关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要更好地欣赏古典文学，就必须略懂声韵。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换一句说，语音与文学，主要讲文学作品的抑扬美和回环美。文章抓住古韵和声调这两个特点，以旧体诗、古代骈体文和新诗为例，重点说明文学作品中平仄相间的抑扬美，同时也简要说明了押韵带来的回环美。文章接着举例介绍了古韵和古代声调的一些基本常识，供学习者了解。

四、文学与语法

语法与文学，主要讲整齐的美和用语的简洁。汉语句子的结构形式以及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词在句子中的排列次序来表示的。词序不同，词和词的关系、句子的结构、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不一样。例如：

我们都喜欢这些同志。
这些同志都喜欢我们。
都喜欢我们这些同志。
我们这些同志都喜欢。

这就是因为词序不同造成的四个意思大不相同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哪一种意思就是用哪一种句子，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有时两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可以表达一种基本相同的意思，只是由于词序不同，说话的重点或语气也不同。例如：

我们都喜欢这些同志。

这些同志我们都喜欢。

这两个句子，基本意思相同，但结构形式不同：第一句“我们”是主语，“这些同志”是宾语，这是一般的顺陈句，语意重点是“我们”；第二句“这些同志”是主语，“我们”是谓语里的小主语，这是变式句，语意重点是“这些同志”。

这些基本意思相同而结构形式不同的句子，都是语法上所允许的，都是正确的。但因为不同的形式可以表达的不同的重点或语气，我们就有了选择的余地。选择哪种结构形式最能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是如何利用变化词序的手段来突出语意重点、加强某种语气，以收到更好的语言效果，这也是个准确不准确、贴切不贴切的问题。

呼吁在前，句子在后，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这是汉语句子成分的一般次序。但为了强调句子或谓语所表示的意思，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也可以把呼吁或主语移到句子或谓语后面。例如：

“终于过去了，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的统治。”
把谓语放在主语前面，显然也是把“终于过去了”当作说话的重点。

总而言之，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但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不一定是文学。一张交通规则，不是文学；一本数学题解，也不是文学。

结论

语言与文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两门学科，在人们的认识中往往把语言语文学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来说，文学与语言学是互补的关系，两者之间缺一不可，

文学作品是通过语言的构建来实现的，没有语言的表达和抒发，文学作品就不会存在。

文学语言这个词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是指在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的一切书面语言，狭义的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现在人们把狭义的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是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手段，文学语言具有描写、叙事、抒情和议论等综合性艺术功能。文学的语言最本质上的特征是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即使作品中记录的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场景，但是其言语本身也是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获得最广泛人群的接受力与传播力。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的助动力，在文学中的作用在于利用尽量恰当的语辞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传达出作者的情感。

文学把语言当作媒介，可以使这媒介是分两位两层的，一是语言的潜在内容，一是某种语言的特殊构造。文艺作品的目的是富于表情地、充分地、明确地描写事实后面所蕴藏的社会生活的意义，文艺作品必须运用明确的语言和精选的字眼。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体。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方面仍然要传达交往中的信息，因此语言的实用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没有一篇作品不蕴含一定的审美信息，传达信息必要把语言当成载体。就文学作品的语言可分成两类，一是描写景物、人物、事件的语言，一类是人物的对话。

文学作品的语言，用词是极其广泛的。为了深刻地表现主题思想，为了形象地刻画人物性格，既要大量运用表达不同意义的不同的词，又要从同义词的海洋里选捞最精当、最准确的字眼儿。新词、古语词、方言词、外语词共同组成一种语言的词汇。有些相同的事物

或概念，在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里各有不同的称呼，这两种不同的称呼，也是语言中的同义词。选用什么语体的词汇，往往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体裁。语音与文学，主要讲文学作品的抑扬美和回环美。文章抓住古韵和声调这两个特点，以旧体诗、古代骈体文和新诗为例，重点说明文学作品中平仄相间的抑扬美，同时也简要说明了押韵带来的回环美。

Notes:

-
- (1) 帕默尔. 语言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2) 爱德华. 萨丕尔.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86.
 - (3) 爱德华. 萨丕尔.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95.
 - (4) 张炯. 论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EB/OL]. :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5/2015-02-16/234319.html>, 2015-02-16.
 - (5)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49-56.
 - (6)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85.
 - (7) 王培基. 文学语言形象性特征综探—文学语言特征系列研究之一[J]. 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 2.
 - (8) 王培基. 文学语言的情意性特征[J]. 青海社会科学, 2001, 1.
 - (9) 王培基. 文学语言的音乐性特征及其研究途径[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1.
 - (10) 王培基. 文学语言的丰富性特征综探—文学语言特征研究之四[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
 - (11) 王培基. 文学语言的独创性特征综探[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
 - (12) 高尔基. 和青年作家谈话[A]. 见:高尔基. 文学论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294.
 - (13) 巴赫金.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A]. 见: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276.